

中国帝王系列

汉武帝刘彻

才略

雄大



商彦梓 著

商彦梓 著

中国帝王系列

汉武帝刘彻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雄才大略——汉武帝刘彻/商彦梓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中国帝王系列)

ISBN 7-5434-5050-X

I. 雄… II. 商…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901 号

书 名 雄才大略——汉武帝刘彻

作 者 商彦梓

责任编辑 王 萍

美术编辑 慈立群

装帧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1.625

字 数 52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50-X/I·831

定 价 30.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刘彻是景帝的第十二子，因为“金屋藏娇”的选择而被历史选择为皇太子，继而即位为汉武帝。

他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一位——他开通西域，将新疆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将东方的高科技等先进文明传到西方；他开发西南夷，使贵州、云南、川西皈依汉文明；他反击匈奴，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业文明的威胁……

然而，他的晚年为“巫蛊之祸”的迷信所笼罩，亲手导演了逼死卫皇后、卫太子的悲剧，幸好他悬崖勒马，建了思子宫，封了富民侯，使汉朝这艘巨舰战胜了惊涛骇浪。

本书成功塑造了一个雄才大略、极富进取精神却又为长生成仙所困扰的帝王形象，对长公主刘嫖与情人董偃、平阳主与大将军卫青之间的浪漫爱情，也有生动入微的描写。

目 录

- 第一章 历史的偶然 (1)
- 第二章 阿娇的悲剧 (76)
- 第三章 丝绸之路——给世界的遗产 (195)
- 第四章 与黑色战神的大拼杀 (301)
- 第五章 空前的遗产——开发四边 (434)
- 第六章 文采烂兮——罕有其匹的贡献 (520)
- 第七章 晚年悲剧——巫蛊之祸 (620)

历史的偶然

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夏四月己巳（二十三日），长安的宫城中，殿殿张灯结彩，处处笑语欢歌，为是年已三十五岁的景帝刘启，终于在这一天下决心立了太子，宣告朝臣，布告天下，设宴宴请朝中重臣，并令宫中妃嫔照规矩结彩庆贺，令宗室女及命妇入贺。

被立为太子的皇长子刘荣，是栗姬所出，因此，栗姬才是这件喜事的最大受益者和中心人物。

尽管昨夜景帝留宿栗姬的宫中时就向栗姬透露了他要立她所生的皇长子刘荣为太子的决心，但栗姬在听到宫女、太监们迭声通报“皇长子被立为皇太子”的喜讯时，仍禁不住大喜过望，热泪飞流，拥侍女之长齐姁儿而泣，道：

“姁儿，这是真的吗？这不是在梦中吗？”

“夫人，是千真万确的，绝非是梦。”姁儿笑着安慰道，

“夜来皇上在夫人耳边许下的诺言，婢子听得一清二楚。夫人，快收拾打扮了去太后宫中谢恩祝贺吧，不要落在了其他妃嫔之后。”

栗姬连忙拭泪，由几个笑盈盈向她连声祝贺的宫女为自己更衣施粉，准备前往景帝的生母窦太后的宫中行礼，因为她明白，在讲究孝道以孝治国的汉代，对老人礼数不周是重大过失，而所有太后对皇帝的影响举足轻重，更何况窦太后对立栗姬的长子刘荣为太子之事，一直未持异议哩。

不多时，收拾打扮整齐，栗姬便在姁儿等宫女太监的簇拥下，来到窦太后的长信宫中，却见窦太后的长女景帝的大姊刘嫖和景帝的皇后薄氏、夫人王氏、贾氏，姬程氏、唐氏及王夫人之妹儿姁，均先到了，正和太后叙话。

栗姬慢悠悠颤摇摇地走到太后面前，跪在太后的侍女放置的圆蒲团上，一边磕头一边道：

“庆贺太后万千之喜，祝愿太后万寿无疆！婢子紧赶慢赶，到底落在了长公主她们的后面，还乞太后恕罪。”

“同喜，同喜。快起来吧！”窦太后满脸是笑地道，“其实，你才是正经该受祝贺的，是你的儿子当了太子呀！”

栗姬骄矜地笑着，口里谦逊着“岂敢岂敢”，爱理不理地承受着王夫人贾夫人等妃嫔的祝贺，又向薄皇后行过礼，坐在了薄皇后的下手即众人的上手，只向对面的长公主刘嫖微微点了点头。

王夫人见刘嫖有些尴尬，知她是愕然于栗姬对她的态度在转瞬间判若两人，不仅对景帝的诸夫人诸姬爱理不理，而且对她长公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一见面必然问候行礼。王夫

人怕僵了气氛，弄得不欢而散，忙插话笑道：

“说起来，还是太后福大命大。想当初，太后以良家子入宫侍吕太后，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太后在行中，因家在清河，想就近入赵家，乃请求主遣的宦者，宦者却忘记了，将太后编入赴代王的队伍中。太后涕泣埋怨宦者，不肯入代国，但名籍已经报奏，吕后已经批准，不可更改，太后不得已去了代国，独独得到宠幸，诞育了今上与梁王（刘武）和长公主。及文皇帝由代王入为帝，王后等人所育之四男更相病卒，今上便成了长男，乃得立为太子而为帝。设若当初太后入了赵家，至极也只是个王后，哪有今日太后之尊？这表明，命中有时推也推不开，命中无时求也求不来，万事都该顺其自然。太后喜读黄老，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窦太后笑着点了点头，叹道：

“世人多喜儒学，而不知儒家与法家、兵家、阴阳家等等，不过一门一派之学问而已，只有道家无所不包，才是学问之总之根。文皇帝于大乱之后，凋弊之余，无为而治，方二十有三年，便天下大治。《老子》三十七章这样教诲世人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然而，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理，譬如晁错为今皇帝御史大夫时，屡次建言削吴王封地，谓削之反，不削亦反，他就不知至柔可以克至刚之理。去年，吴楚七国果然以‘清君侧’杀晁错为名，举兵西向。今皇帝听了袁盎之言，杀晁错以谢七国，七国仍不肯罢兵，最后为窦婴

(太后侄)与周亚夫所破，七国叛三月而败，诸王分别自杀或被杀，亦愚之甚矣！这都是不明无为无欲之道之过哟。我们后宫女子，更当好好研习黄老，无为无欲。庄子说：‘孝子不谄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庄子又说：‘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我们后宫女子，都该力争做这样的德人，后宫才能相安无事，不至再出现吕氏那样的干政乱国之人。”

众女听罢她们并非第一次听到的说教，不论心中赞成或不赞成，都连连点头，诺诺连声。

王夫人因她惟一的年方四岁的儿子刘彻也照例被封为胶东王，胶东国虽远离长安，却据有以即墨为中心的富庶之地，以此心中高兴。她怕冷了场，便寻了个新的话题道：

“去年吴楚七国反时，朝廷令长安列侯封君从军平叛，他们借钱治装，而子钱家（放债取息者）以成败未定，多不肯借。长公主遣人四处游说，只有毋盐氏等少数几家响应，以十倍取息，叛乱平息后，毋盐氏便成巨富，其余不肯贷钱的后悔莫及。长公主当时敢为毋盐氏担保损失，真真是别具胆识。”

“不想锅巴吃，谁在锅边转？”出身良家子但念书不多的栗姬，一开口便露出文化不足的底蕴，连土话俚语也使上了，不无讥刺地笑道，“听说长公主也贷了不少钱出去，光子钱就收了几千万，也许，子钱的面子比别的什么都大。”

刘嫪不以为忤，反笑着说道：

“钱的面子当然不小，人们常说的富贵，不就钱和位吗？天下有几人醉心于富贵即钱和位的？对于钱，我就是淮阴

侯韩信将兵的格言：‘多多益善’。你们谁要是赚钱多怕撑破钱囊，我很愿意替她分忧，我不怕撑破钱囊。”

窦太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骂道：

“嫖儿，当心你害了钱癆！这都是不读黄老之过。《老子》方是满藏珍宝的井泉，只要放下汲桶，无价之宝便唾手可得，永不枯竭，取之不尽。”

无子因而无宠的薄皇后，乃是孝文帝之母薄太后的娘家女，因为薄太后的关系而被立为景帝之后。薄太后的侄儿薄昭，因此被封为轹侯，侯万户，被任命为大将军，主持朝政。文帝前元十年，薄昭因为杀了汉使而被迫自杀，虽然第二年文帝又让薄昭之子戎奴继承侯爵，却不能过问朝政，薄家的威势遭到致命一击。两年前，薄太后病逝，薄家的威势更是日薄西山。薄皇后一直费尽心计，想生个皇子，以便使儿子能立为太子，挽回薄家的颓势，可惜，她的肚子偏偏不争气，从太子妃当到皇后，廿余年中连个女儿也没能生下！偏偏后入宫的栗姬肚子争气，连生三个男孩，后入宫的王夫人、王儿姁姊妹，也都先后争气地生了男孩，程姬也连产三男……薄后再三哀求景帝缓立太子，再给她两年机会。但景帝终于等不下去了，今天终于立了栗姬的长男刘荣为太子，这无异宣判薄皇后的被废是迟早的事，因为在“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的当时，太子只能从皇后的儿子中选择，太子的母亲必须是皇后；无儿子的皇后的结局，只能是被废掉！以此，薄皇后见景帝不再给自己机会而立了栗姬之子为太子，自知自己的被废是早晚会事，脸上虽装出笑容，眼底却在流血，心里却已成灰，人们的一句句欢声，都像一把把

尖刀，戳着她的心窝；人们的一句句笑语，都像一下下重锤，砸着她的胸膛。她强令自己支撑着，不可哀伤，不可流泪，更不可倒下。她觉得时光过得如此之慢，每一刻竟像一百年那么漫长，而她的最后一点精力也似将从体内逸出！薄皇后怕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昏倒在太子宫中，忙以恐命妇入宫拜见自己而寻不着人为由，向窦太后告退。窦太后当即答应，并叫今天这场喜事的主角栗姬也速回自己的宫中去以接受命妇的朝贺。

长公主刘嫖见薄皇后身子飘摇，步履蹒跚，随时有跌倒危险，明白她的身心受到沉重打击，怕她出事，便向窦太后告辞，然后呼着栗姬的闺名笑道：

“清姣，我有事要与皇后说，先走了，少时再到你宫中吃喜酒。”

栗姬因儿子被立为太子，皇后之位不久定属自己，便对刘嫖直呼自己的闺名很是不悦，只朝刘嫖点了点头，道了声“长公主自便”，又回头与窦太后说起话来。

刘嫖对栗姬的倨傲视若不见，上前亲自搀了薄皇后走出太后的宫门，将她交与候在门口的侍女，便与她同去皇后的长秋宫，苦口婆心地劝慰了她好大阵子，见她神气好了许多。而除栗姬之外的景帝的妃嫔相约前来拜谒，刘嫖方告辞而出，去了栗姬的宫中，只见栗姬满面春风，正在接受宫人、命妇们熙熙攘攘的分批朝贺。刘嫖候在偏殿，等了很久，直到宫人命妇都朝贺完毕，先后离去，她才从偏殿中闪出身来，直登正殿，朝正半坐半卧在一张长榻上的栗姬笑道：

“我知你很倦乏了，但还有两件喜事，我还得饶舌几句。”

“还有什么喜事？”栗姬懒洋洋地坐了起来，问道，“并且还是两件？”

“你不久就会有乔迁之喜了，此其一。”刘嫖坐在栗姬身边搂着她笑着道，“其二吗，皇太子的红鸾星动，我想为他物色一个太子妃。”

栗姬自然明白，刘嫖所说的乔迁之喜，自然是指自己很快会正位中宫、迁居东宫之事，这是明摆着的顺理成章之事，何须她刘嫖这时候便早早来讨好卖空头人情？但第二件，她要给自己的儿子做媒，就不好不问个明白了，便笑道：

“乔迁之事，我不敢奢望；但长公主欲为我儿作伐聘太子妃，我深表感激。荣儿已十五岁了，是该聘妃了，但不知长公主中意哪家姑娘？多大年岁了？脾性可好？是否有宜男之相？”

“我想与你亲上加亲，将我的幼女阿娇给你做太子妃。”刘嫖开门见山地道。

“阿娇？你家的阿娇才七岁啊，太子明年十六岁就该成亲了，你家阿娇才八岁，怎能做得新妇？”栗姬心中鄙屑刘嫖的攀龙附凤，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成，不成，二人年龄相差太大。”

“差得不大，相差七八岁算得什么？”刘嫖连忙解释道，“薄太后侍高祖时，年方十七八，而高祖已五十三岁了，而薄太后却生了文皇帝。我家阿娇虽才七岁，却身体强健，竟

像十二三岁了，再过五年，太子二十大婚，完全可以。”

“不，不！”栗姬因为刘嫪在今天以前并不看重自己，对自己远不如对王夫人、王儿姁姊妹好，心中以此记恨，便一口咬定年龄差别太大，坚持道，“我明年就要劝皇上为荣儿立妃，为了早建子嗣，太子妃的年龄至少不能小于太子。实在对不起长公主，阿娇实在太年轻了，不适合做荣儿的妃子。太子过了十六七岁还不立妃，世人会误以为他有暗疾的，这多不好。”

刘嫪见栗姬虽只以年岁相差太大为辞，其实是不想与自己亲近，便笑着试探道：

“阿娇年幼，无福做太子妃，可不可做你的三儿子的王后呢？你的三儿子临江王（刘阏）才九岁，只长阿娇两岁，正好年龄相当。”

栗姬见刘嫪如此巴结自己，第一次感到了居高临下睥睨一切的快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道：

“长公主，这合适吗？适才你想让阿娇做太子妃，转眼间便要阿娇做临江王后。阏儿知道了会怎么想？定会以为我将太子不要的人硬塞给他；阿娇知道了又会怎么想？”

刘嫪已窥明栗清姣不肯与自己亲近的立意，心中冷笑道：

“切莫以为你儿子的太子位已经坐稳，更切莫以为你的皇后就笃定到手！你让我不痛快这半日，我要你不痛快这后半生！看谁斗得过谁！”

她嘴里却哈哈一笑，拍拍自己的头道：

“我真是考虑不周，这都怪我太想与未来的皇后交欢了；

也是我家阿娇福薄。我看你今日太劳累了，该歇息了，请允许我就此告退。”

栗清姣见刘嫖站了起来，也起了身，虚为挽留道：

“午饭就要好了，长公主用了膳再走吧。”

“多谢了，堂邑侯等我用午膳哩，改日再来叨光吧。”

刘嫖一头说，一头走出殿门。栗清姣不仅没像往日那样送出宫城大门老远，甚至连殿门也未送出，便止步转身了。刘嫖心里骂了声“势利小人”，在宫门口上了马车，由近侍董偃等漂亮少年骑兵护送着回她在京城长安南郊的府第。

刘嫖坐在车中，回想着适才平生第一次所受到的辱慢与蔑视，心中的怒火越燃越旺，暗中恶狠狠地骂道：

“栗贱人，休要狂，休以为你的儿子就做稳了太子，你就做定了皇后！就算你是吕后再生，老娘也要与你斗一斗！老娘豁得一身剐，也要把你母子拉下马！老娘对天发誓：老娘若不叫我的阿娇做上太子妃，做上皇后，老娘就不配姓刘，不配做馆陶长公主！”

刘嫖自称“老娘”，其实她只比景帝大一岁，本故事开始之时，她才三十六岁。不过，在古代，对以色列人的女子来说，无论怎样保养得好，三十六岁的女子，都已到了人比黄花憔悴而色衰爱弛的年龄，心态已呈衰老。虽然刘嫖贵为皇帝之姊，却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长公主在家中无上崇高不容违忤的权威地位，使得她气指颐使惯了，开口训人动辄“老娘”，起初不过为显示自己的成熟，渐渐养成习惯，除了去宫中拜谒太后、皇后及几个得势的宠姬时不敢自称“老娘”外，“老娘”竟成了她的口头禅，谈话时离不了，训

人骂人时更离不了。

刘嫖的思路一下子转到用谁代取刘荣为太子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来，景帝当时已生的十四个皇子的形象，一一在她脑中走马灯似的闪过：

二皇子河间王刘德，三皇子临江王刘阏，与现太子刘荣，俱是栗贱人所生，当然不予考虑；

以下是淮阳王刘馀，汝南王刘非，胶西王刘端，乃是程姬所生。此三子毫无出色之处，不堪为嗣君；我不立则已，一立就要立一个千古绝帝！

再以下便是广川王刘彭祖，中山王刘胜，乃贾夫人所生，都是碌碌之辈，不合老娘的心意；

再以下，便是长沙王刘发，是唐姬所生，尚未封王的十皇子刘越和十一皇子刘寄，都是王夫人的妹妹儿姁所生，也无甚特异卓尔之处；

第十二皇子，便是今日刚被封为胶东王的刘彻，乃王夫人所生，才四岁。

十三皇子刘乘，十四皇子刘舜，也是王儿姁所生，还在襁褓中。

这刘彻，才四岁，却已显出一些特异卓尔：

一是聪慧异常，才四岁就会吟诗，文辞粲然可观；

二是抱负非凡，前不久在他母亲王夫人处议论起今皇帝元年遣宗室女嫁匈奴与军臣单于和亲事，刘彻乃奋然挥着小臂说道：“一旦我得为帝，当出大兵教训匈奴，打断他的脊梁骨！”吓得他母亲忙捂住他的嘴巴道，“休得胡说，当心灭族之祸！”并连连哀求我这个在场的宫外之人，永远为之保

密；

三是他母亲怀他时，梦见有日投怀；

四是他生母王夫人的身氏就与众不同：王夫人之父王仲，乃是长安西槐里人，其母臧儿，却是汉初被封为燕王的大功臣臧荼之孙，因臧荼叛汉被灭而流落民间，嫁给了庶民王仲，生了儿子王信和两个女儿。王仲死后，臧儿又改嫁与长陵民田氏，生下了田蚡、田胜两个儿子。其在王家生的长女孟君，嫁给了金王孙，生下了一个女儿。一日，臧儿请著名卜者司马季主为二女占卜，司马季主说：“两女当贵，其子更大贵。”臧儿欲倚两女，乃从金王孙家将孟君接回，要与金王孙家断绝婚姻。金王孙家不肯，臧儿便托门子将孟君送入太子刘启的宫中，很快受到刘启宠幸，生了三女，刘启即位为皇帝的翌年，孟君又生下了儿子刘彻，而被立为夫人。孟君进太子宫不久，她的胞妹儿姁也入了太子宫，也受到宠幸连生四男……

“好，就用刘彻取代刘荣为太子，他必将成为千古一帝！”

刘嫖下了决心。

不过，她先得探探王夫人的口风，看她愿不愿让刘彻娶她的阿娇。

刘嫖回到自己的府第，对丈夫陈午也一字未漏她在宫中所受到的辱慢以及她欲用刘彻取代刘荣为皇太子的打算，只暗中策划着，派她的太监和侍女用重金去收买栗姬身边的太监与宫人，让他们将栗姬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她。

过了几日，刘嫖将王夫人和她那名为长女实为次女的阳

信公主及独子胶东王刘彻接来府第。她将刘彻抱在怀中，笑问道：

“我的儿，给姑姑说，你要媳妇吗？”

年仅四岁的刘彻眨了眨圆圆的大眼，点点头，出语惊人：

“要，当然要。凡是男子都必有媳妇，我也是男子，自然不能不要媳妇。”

听众们都为刘彻这一本正经的大人口气而乐得哈哈大笑。刘嫖冲屋内叫了声“进来”，立刻有打扮得鲜花盛开的侍御，一个个像现代的时装模特儿一样，扭着腰肢，鱼贯而入，站在刘彻的面前。刘嫖指着她们对刘彻说道：

“我的儿，你看中了谁，就开口，姑姑就将她给你做媳妇。”

刘彻点点头，抬起脸，将硕长的人中分外引人注目地展示在人们眼底。他全神贯注地一一打量着面前亭亭玉立的十个侍御，摇了摇头。

这十个侍御沮丧地由来时相反的方向退了出去，另外十个侍御立即取代了她们的位置，接受刘彻的挑选。

刘彻再度摇了摇头。

第三批、第四批侍御先后满怀希望地走了进来，又都极度失望地退了出去。

第五批、第六批……一直到第十二批侍御浓妆登场，刘彻依然只是摇头。

王夫人与阳信公主见刘嫖郑重其事且不厌其烦地为刘彻挑选王后，而刘彻却不领情，一连否定了百二十名侍御，心